

视觉语法与视觉叙事视域下多模态语篇解读对比

——以《中国抗疫图鉴》为例

周培树

(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摘要:《中国抗疫图鉴》是中国抗击疫情之初的爆款条漫,是典型的图文结合多模态语篇,选取该图鉴中具有代表性的图片,从视觉语法理论框架和视觉叙事理论框架两种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对比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视觉语法理论框架对多幅连续视觉图像的解釋力弱于视觉叙事理论框架,视觉叙事理论框架将读者因素纳入其中,对图文含义传达进行补充和扩展,更适用于当今网络快速发展时代多模态语篇的解读。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觉语法;视觉叙事;《中国抗疫图鉴》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Visual Grammar and Visual Narrative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Taking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an Example

Zhou Peis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6411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a popular comic strip, is a typical multimodal discours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ve pictures of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isual grammar framework and visual narrative framework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visual narrative framework is more effective in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consecutive narratives than visual grammar framework in that it takes reade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makes modification and expansion in conveying the meaning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refore, visual narrative framework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the rapidly-developing internet era.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visual grammar; visual narrative;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探索诸如图像、声音、颜色、字体等其他非语言社会符号资源,即模态所表达的意义、表现形式,以及各种模态之间的协同作用^{[1][2]}。国内外对于多模态话语的分析和研究层出不穷,例如:基于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三大元功能, Kress & van Leeuwen 构建了视觉交际模态中的视觉语法,并成为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主流的理论框架,而 Clare Painter, Jim Martin, Len Unsworth 三位学者认为视觉语法在特定语篇中解释力不足,对先前的视觉语法进行完善和扩展,在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解读视觉叙事:儿童图画书的图像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视觉叙事分析框架;国内的学者如李战子、张德禄、冯德正等在多模态话语理论架构建构方面也成果颇丰。

2020年,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合漫画公众号“我是K董”推出了长卷漫画《中国抗疫图鉴》(以下简称《图鉴》),通过创意条漫^①的形式,全景式展现了中国抗击疫情初期全民抗疫伟大与平凡的故事。该作品图文结合,是典型的多模态语篇,使用叙事构架,打破空间概念,根据时间线,精选具有代表的人物、事件,划

分为“平地惊雷”、“八方驰援”、“众志成城”、“白衣披甲”等14个主题。前人关于《图鉴》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艺术创作(雷彦平,2020),多模态隐喻分析(刘玉君,陈俊,2021;李雪,张鑫,2021)等,鲜有研究者从视觉语法理论和视觉叙事理论角度去解读。本文尝试选取《图鉴》中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分别从视觉语法理论框架和视觉叙事理论框架进行解读,力图对比两种理论对同一作品的解释,并分析对比结果,总结出哪种理论框架对多模态叙事语篇的解释力更强。

一. 语料选取

本文所选语料为《图鉴》中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包括疫情初期在全社会对新冠病毒的一片恐慌中钟南山院士权威发言的场景(图1),各地工人援建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火热场面(图2),医生护士在医院紧张工作、累倒休息的画面(图3),武汉疫情暂缓恢复烟火气的场景(图4)。这四幅图同时具有图像和文字模态,相辅相成,其中图像模态占据大量篇幅,而文字模态主要呈横向排列,分布在画面当中,其中部分文字是画面人物的发言,以话语泡的形式出现,而部分文字是对整个画面内容的阐释。



图1



图 2



图 3



图 4

二. 视觉语法理论框架下的语料分析

视觉语法基于 Halliday 的语言观, 以其元功能思想作为切入点。Halliday 认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 是一个“意义潜势”的系统^{[2]P.38}, 基于语言的三大元功能, Kress & van Leeuwen 在《解读图像: 视觉设计语法》一书中提出了相应的三大意义: 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并阐释了视觉语法理论, 将研究重点放在语言元功能在视觉模式中的传递方式和表达意义。

再现意义包括叙述再现和概念再现。上文语料的再现意义体现为叙述再现, 矢量 (vector) 是叙事性语篇的主要特征, 图像参与者的目光被称为语法视觉中的矢量, 而目光的方向即为矢量的方向。图 1 至图 4 中最重要的图像人物的目光显然是注视图像观看者, 因此, 观众在读取图像时就像是在与图中人物进行眼神交流, 视线从发出到被接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 从而让观众体会图中人物钟南山院士在疫情之初发言的严肃、雷神山火神山建设者的魄力、医护人员的果敢和疫情暂缓后普通劳动者的宽慰。

Kress & van Leeuwen 将视觉语法的互动意义定义为图像作者、图像中的世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四个要素来实现^[3]。前文语料图 1 至图 4 中最主要的图中人物均以近镜头为观众提供相应信息; 各图像中既有近景拉近与观众距离, 也有远景展示情况全貌, 如图 3, 最中心是一名女医护的近距离特写, 双眼噙满泪水, 背景左部分展示的是医院办公室医护人员紧张工作的全景, 右部分是休息室内医护人员累倒休息的全景, 读来让人心酸; 图中主要人物均采用正面平视角度, 让观众能感同身受、融入其中; 《图鉴》色彩饱和度高, 从选取的 4 幅图语料中我们可以看出, 单幅图由于展示同一场景, 调和度和区分度低, 以保持相同的情态 (如图 1), 而各幅图由于展示不同的叙事场景, 调和度和区分度高, 以此表达不同的叙事进程。

构图意义取决于图像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整合, 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三种资源实现^{[3]P.10}。上文语料图 1 至图 4 中图文

构成统一整体, 与文字相比, 图像尺寸更大, 位置偏左, 图像模式是已知和主导信息, 而文字模式偏右, 尺寸相对较小, 为辅助信息, 新信息, 负责补充解释说明图像内容, 如图 4 中最突出的是正中间领证的新婚青年, 摘下口罩吃热干面的清洁工和菜市场买菜的大妈, 他们的笑脸和快乐的眼神传递着武汉暂时战胜疫情人们的激动之情, 是图像信息值的集中体现, 而图像右边的文字说明“马路有了温度, 生活有了烟火, 春意掠上枝头, 热干面冒着香气, 熟悉的武汉, 正在一点点回来”, 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

三. 视觉叙事理论框架下的语料分析

三位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Clare Painter, Jim Martin, Len Unsworth 对 Kress & van Leeuwen 提出的仅针对单个图像分析的视觉语法理论进行修改和补充, 把图像与读者的互动关系纳入其中, 提出视觉叙事理论框架系统分析由多个图像组成的语篇, 试图探讨多模态语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组篇意义, 为多模态叙事语篇的解读提供新视角。

Painter, et al. 的概念意义提出了人物表征、事件关系和背景关系三个子系统。就人物表征方式而言, Painter, et al. 区分了完整表征与转喻表征^{[4]P.193}, 在上述语料图 3 中, 作者通过图正中人物的面部近景特写为读者完整表征了疫情中医护人员的形象, 图中女医护面戴口罩, 头戴医护帽, 身穿白大褂, 而背景中医护人员的刻画则是远景呈现, 通过白大褂、防护服和手术服等衣着特征转喻凸显医护人员的人员身份; Painter, et al. 将视觉语篇中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分为展开和投射^{[4]P.196}, 语料中图 1 至图 4 为读者呈现了事件展开中的时间先后顺序, 即全民抗击疫情大致先后顺序, 而每幅图中则是两个事件同时发生, 如图 2 中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的同时建设; 背景关系考察的是视觉叙事中相邻图像事件情境的延续性和变化^{[4]P.199}, 图 1 和图 4 是典型的情境变化, 从疫情之初的恐惧蔓延到战胜疫情的云开见日, 背景的强烈变化和对比构建了视觉语篇线性时间叙事和空间的变化。

在讨论视觉语篇人际意义建构时,为动态考察图像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Painter, et al. 提出了聚焦系统、情感系统和氛围系统。聚焦系统主要研究图像中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图像为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4]P.29},在上述语料图1至图4中,图中主要人物均与读者有眼神接触,实现了图中人物与读者的互动,就视角而言,图1至图4中读者可以跟随图中主要人物的视角进行解读,如对病毒严重性的认识,医院建设者们奋战的决心等,为引发主观视角,读者融入故事,感同身受,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5]; Painter, et al. 认为图像表征的写实、抽象等风格建构了读者与图像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4]P.16},在《图鉴》中,作者使用介入的表征方式,使用个体类图像,真实表征人物自然风格的面部表情,更利于作者表达图中人物情感,引起读者的情感介入;与 Kress & van Leeuwen 在传统视觉语法中把颜色当作一种符号不同, Painter, et al. 认为颜色在视觉叙事中可以构建氛围,即语篇的情感基调^{[4]P.26},《图鉴》中均为彩色图像,在上述图1中,疫情之初普通民众陷于对病毒的恐慌,画面呈现的是阴郁、悲伤的低色度、冷色调和单一的灰暗颜色,而图4是武汉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后烟火气回归的暖

色调画面,作者使用高色度来营造明媚的、充满活力的情感,同时丰富的色彩搭配也会让读者感受到回归正常生活的亲切。

在 Kress & van Leeuwen 信息值框架和 Martinec & Salway 图文关系框架的基础上, Painter, et al. 提出图文版面布局来讨论视觉语篇中图像与文字之间融合和互补的关系^[6]。在图文融为一体,图文之间可能存在投射和扩展关系,图1和图2中均有图中主要人物的语言投射,通过语泡和矢量实现,而其他文字模态则体现图文扩展中的包含关系,文字覆盖在图像上,与图像内容互为阐释和补充;互补型是指图像和文字通过在图片中的位置特征来考察其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4]P.242},图3和图4以图像为主,但是单独的图像表意功能欠缺,而单独的文字无画面感,于是作者将图像与文字结合,用文字模态进一步补充说明图像所表达的抗疫时期医护人员工作的艰辛以及战胜疫情后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喜悦。

四. 两种理论框架分析语料结果对比

基于视觉语法理论框架和视觉叙事理论框架对上述语料分析的结果对比如下图:

表1 基于两种理论框架语料分析对比

视觉语法理论框架		视觉叙事理论框架	
再现意义	叙事再现:图像参与者目光—矢量	概念意义	人物表征:完整+转喻 事件关系:图像事件先后发生 背景关系:不同图像事件背景变化
互动意义	接触:提供(图中主要人物) 社会距离:近景—距离,远景—全貌 态度:正面平视视角 情态:单幅图中调和度、区分度低(同一场景);各幅图间调和度、区分度高(不同场景)	人际意义	聚焦系统:互动—接触+旁观,视角—主观 情感系统:介入—个体类 氛围:彩色(色度:高、低色度,色调:冷、暖色调,自然度:丰富色彩)
构图意义	信息值:图像偏左—已知信息 文字偏右—新信息 取景:图文结合 显著性:图像—前景,文字—背景	组篇意义(图文布局)	融合:投射—语言+思维,扩展—包含 互补:位置关系—相邻 重要性—图像为主

不难看出,视觉语法理论框架对多幅连续视觉图像的解释力弱于视觉叙事理论框架,《图鉴》作为一个整体,旨在传达更加复杂的情感与内涵,而不仅仅是其中几幅图含义的简单罗列或叠加,视觉叙事框架可以使连续图像整体含义得以关注和剖析。

图中人物并不只是“提供”信息,同时也在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视觉语法框架中“提供”的概念沿用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法中“给予”的概念,但不同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视觉图像中的“提供”不能充分概括图像和观看者目光接触等多种复杂情况^[7]。

视觉语法框架用“显著性”和“信息值”固化图文关系的描述,而观众在解读图文关系时并不能单纯从图像所处位置与内涵出发,还应将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等读者因素考虑在内,视觉叙事的图文版面布局应充分考虑图文融合性和互补性,并将个人属性、地域属性和社会属性等纳入其中,更利于读者对图文意义的全面解读。

五. 结语

《图鉴》作为典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语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像与文字模态互动的范本,本文从视觉语法与视觉叙事两种理论框架分别对该图鉴中具有代表性的图像进行分析和对比,并对对比结果进行讨论。研究发现,与传统视觉语法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相比,视觉叙事在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组篇意义中将读者的因素纳入考虑,在解读连续多幅图像关系及其含义、图像与读者间互动、图文含义传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更适用于多模态盛行当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

注释:

①创意条漫是一种在移动终端设备上纵向排列的有创意性的

漫画格式。

参考文献:

- [1] 胡永进.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
- [2] 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3]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4] Painter, C., J. R. Martin & L. Unsworth.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M]. London: Equinox, 2013.
- [5] 冯德正. 视觉语法的新发展:基于图画书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J]. 外语教学, 2015(3): 23-27.
- [6] Martinec R. & A. Salway. A system for image-text relations in new (and old) media[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5(4):337-371.
- [7]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03(5): 1-8+80.

作者简介:

周培树(1986-),女,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英语教学方面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江师范学院2020年校级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0YB02)。